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九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七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軍新塗人也少刻苦問學號博洽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自台州司户召試文仲對策極論新瀍之害不爲王安石所喜黜不用文仲范鎮所舉也哲宗即位爲校書郎遷禮部員外郎有建議皇族惟楊王荆王得稱皇叔餘疎屬當各係其祖若唐人稱諸

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即位宜廣敦睦之義不當疏間骨肉議遂寢擢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論青苗免役之瀕為首困天下論保甲保馬茶鹽之瀕為遺蠧留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文仲學識高遠天資狷介寡言笑少所合有文集五十卷弟武仲平仲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為禮部第一元祐初為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新義請復詩賦取士遷國子司業頃之侍講邇英除起居舍

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
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擢給事中遷禮部
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言大中大夫以上知州者
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獄成聽大理約瀆庶幾刑不逮
貴近又全朝廷體統之意遂著爲令移宣州坐元祐黨
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
内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館選即出爲京西路提

黜刑獄坐黨籍謫知韶州又責惠州别駕英州安置徙單州團練副使饒州居住徽宗即位召還爲户部員外郎遷金部郎中出使陜西帥鄜延環慶奉祀而卒平仲有史學著續世説行于世

朱光庭字公掞河陽偃師人也舉進士爲萬年簿范純仁帥慶州辟爲僉書判官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南荒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又問其

所治何經光庭對少從孫復授春秋不合意爲僉書河陽判官呂大防守長安又辟僉書判官哲宗即位召用司馬光以光庭爲左正言乞罷提舉常平保甲青苗等法言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無大於此又言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光庭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

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令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光庭等乃已河北饑詔光庭行視發廩以濟饑民而議者以耗積年兵食爲言改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除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求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復爲給事中劉摯罷相光庭封還麻詞坐落職知

亳州未幾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卒紹聖中追貶郴州別駕

臣稱曰道大不容不容然後見君子蘇軾以雄文直道冠冕當世而輒不容於時李定舒亶賈易趙挺之黄慶基董敦逸之流誣以謗訕不足道也而光庭輩世之所謂君子者亦爲爾何哉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誠可信云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也父航字仲通神宗朝爲太僕

卿安世舉進士調洺州司法參軍就辟高陽帥幕河南左軍廵判官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司馬光舉安世充館閣之選除祕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后問可爲臺諫於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内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願出臣章示兩府大臣

俾自此以往屬精吏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章二十上宗愈乃罷又論蔡確章惇黄履邢恕妄要定策之罪語在確傳臺臣李常盛陶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言皆出御史臺爲一空方確之未貶也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寛貸安世劾奏之純仁與存俱罷確既有分司之命而中書舍人彭汝礪曽肇坐營救亦補外除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罷講筵且闢禁中求乳母安世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尚未納后迺者

民閒喧傳求乳母臣忝備言職當諫其漸伏惟皇帝陛下天錫睿聖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順保佑備至覆載之内莫不傾耳拭目以望風化而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疎先王之經典寖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昔者帝堯惟以天下爲憂不敢以位爲樂成湯不邇聲色萬世傳誦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勸也願爲宗社大計淸閑之燕頻御經帷以助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則天下幸甚宣仁后因安

世言窮詰其事乃知雇乳母者爲後宫劉氏也初鄧温伯草王珪蔡確制稱其定策之功至是温伯爲承旨安世論其朋邪之罪遂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崇福宫明年以寶文閣待制爲樞密都承旨時吕惠卿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安世言惠卿國之巨蠹也宜永投荒裔今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及確確復用則惇之徒如蝟毛而起馬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揺正道紹聖初惇入相落職知南安軍又責少府少監

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别駕英州安置時蔡確之子渭數上書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陷其父朝廷委蔡京等究治京欲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仍移安世梅州而究治無驗惇意欲盡誅之以快意哲宗不許徽宗立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鼎州居住繼以集英殿修撰知鄆州復寶文閣待制知真定府徙潞州復落職知沂州貶信陽軍又三年除名勒停羇管峽州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初擢言路將以親辭母曰不可以閨

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及南遷毋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且戒安世毋以得喪爲意有集二十卷盡言集通鑑音義十卷

臣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葢君子不幸而爲小人所間不能深思遠慮優游浸漬以消小人之勢而痛心疾首務以口舌爭之事激勢變遂成朋黨之禍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矣特疾惡太甚以激小

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搢紳貽患國家朋黨之既
徧於四海賢人君子流放竄逐無有遺類烏虖天下不
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社稷有可憂之漸則為
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力爭啟其
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也少嗜學舉進士為禮部
第一王安石得其所著詩義善之以為國子監直講擢
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汝礪首陳十事曰正本任人

守令理財養民賑興事變苗役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俞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不當除檢正神宗爲罷充而詰其語所從汝礪曰此非所以廣聰明也卒不奉詔王中正李憲臨邊汝礪曰漢唐以兵付中人多致敗事神宗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閒復言神宗卒爲改容罷爲江西轉運判官陛辭復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代還爲京西路提點刑獄

元祐中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吳處厚繳進蔡確詩諫官交章請治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且上疏論列已而確有謫命汝礪坐還除目遂罷知滁州召爲兵部侍郎徙刑部會有巨獄執政以爲可殺汝礪以爲不可殺與執政異徙禮部又徙吏部紹聖初進尚書言者謂汝礪附會劉摯罷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又降待制知江州卒年五十四汝礪居家孝友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平時與蔡確異趣確被貶又爲之力辨人以此賢

之所著有易義詩義奏議詩文五十卷

呂陶字元鈞眉州彭山人也徙居成都舉進士爲綿谷簿復舉制科試祕閣會王安石新用事陶對策有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説以慰生民不間老成之謀以結公卿不興疆埸之事以懷夷狄之語策入四等安石頗不悅乃以爲通判蜀州時議廢永康軍陶以永康在西山六州隘口不可廢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以使事入蜀議榷茶陶論茶園本百姓兩稅土地不產五穀惟種茶豈可

於兩稅之外立法更榷其茶如此則民困矣坐責監懷安軍商稅知廣安軍以司門郎中召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上疏論蔡確韓縝章惇昔日負先帝今日負陛下願罷出以正朝廷於是相繼皆罷去論保甲青苗之瀍坊場河度之弊與其它欠負蠲除未盡者皆罷之又言令聚歛之害雖除而浮宂之費未節他時所入不足以備所出不免復過取於民矣願加裁省蘇軾撰策題朱光庭彈軾譏議先烈陶奏曰臺諫爲天子耳目當徇

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軾素疾程頤所以光庭爲頤報怨臣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矣遷左司諫上疏論韓維援引親舊分布要近方太皇太后垂簾不宜大臣如此專恣維出御史張舜民乞寢西夏封册舜民坐左遷臺諫上章營救陶曰舜民之言實不可行遂爲臺諫所攻除京西路轉運副使改梓州成都府路召爲右司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使契丹還拜給事中哲宗親政陶上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于今九年陛下

深知本末尊而報之皆用其至然臣於此時猶以無可
疑為疑不必言為言願陛下聽之蓋自太皇太后垂簾
屏黜兇邪小人不能無憾萬一或有姦邪不正之言上
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
親萬幾則某人可復用某政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
危之機君子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耳始陶
奉使以宣仁后梓宮在殯辭虜中宴設西府奏陶不先
取旨除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集賢殿修撰知梓州坐

元祐黨落職再謫分司衡州居住元符三年大赦北還提舉玉局觀知邛州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遂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也舉進士爲襄樂令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裕民所以窮民彊内所以弱内闢國所以蹙國以堂堂之天下不當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朝廷方討西夏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税會赦得原元祐初宰

相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因及太師文彦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於是臺諫交章論列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虢州提舉秦鳳路刑獄入為金部員外郎祕書少監使遼國還除直祕閣陜西轉運使俄知陜州久之徽宗即位除諫議大夫尋為吏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落職知鄂州又責楚州團

練副使商州安置凡五年許自便累復集賢殿修撰致仕以卒舜民少慷慨善論事其使遼也見耶律延禧爲皇太孫因著論以所喜者名茶古畫音樂美姝它日必有如張義朝挈十三州以歸當不四十年見之自號浮休居士有畫墁集一百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也舉進士爲蒙城簿稍擢監察御史裏行言王安禮不可知制誥及安禮遷翰林學士復力言之除著作佐郎遷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路

刑獄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召爲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上疏曰陛下明足以燭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宫之中思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氊之上思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既安遠夷向化矣遷右司諫改國子

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時苦雨雪稷上疏曰自二聖臨御以來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沴氣斯應豈應天之實未至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與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者與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願陛下昭聖德畏天威延問名臣總正萬事任賢責成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動如祥風六親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江寧府召為吏部侍郎出知河南歴真定潁昌應天府湖州杭州徽宗即位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稷對首論蔡京之罪京貶又論章惇誤國惇黜又言宣仁佐佑哲宗垂簾聽政退黜小人洎小人復用遂造誣謗今宜辨明又史官修神宗實録輒以王安石日録亂之今修神宗實録願擇史臣申飭成書又數上疏言近習之非㑹曾布由内侍進將拜相稷謂臺屬曰盍共論之遷工部尚書布遂相從禮

部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蔡京相降寶文閣待

制俄奪職知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移道州

别駕台州居住又除名移建州徙婺州提舉明道宫卒

年七十五

王覿字明叟泰州人也舉進士爲秀州司户參軍神宗

時爲太僕寺丞哲宗立從太常丞擢右正言右司諫首

陳知人安民之術論役法曰司馬光所言差役大意已

善矣條目則小有未善也章惇既爲同列當共議之時

不能盡忠論辨乃待其已行之後方言其不便其懷姦
沮詐如此因極言惇之黨四人皆朋邪害正者章數十
上由是惇罷夏國主乾順繼立慢傲不恭覿曰小羌凶
狡窺我厭兵也爲今日之計訓卒儲糧非不可攻且守
也哲宗是其言洮東擒大酋鬼章覿奏曰向聞朝廷欲
留鬼章招納其子臣竊以爲非計也老羌雖就擒其子
統衆如故臣謂莫若赦之處於洮城秦雍之閒不惟示
聖朝含容亦所以壞其黨也覿患朋黨之弊會學士院

發策試館職言事官論其失當而執政大臣之論又不同覦言願陛下姑置衆論取所撰策題詳察之則是非立見矣彼同異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同異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則兩岐遂分而朋黨之論起矣學士命詞失當有罪無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陷君子必以朋黨名之然後君子可以盡去而小人得志今朝廷清明賢能萃聚不可因小事而生大患此陛下所當謹者爲右司郎官遷侍御史拜諫

議大夫胡宗愈除右丞覿言其過遂罷出知潤州加直
龍圖閣知蘇州遷發運使入爲刑部侍郎改户部紹聖
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移河陽貶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袁州居住再貶鼎州團練副使澧州安置徽宗
立起知永興軍除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論章惇之罪
改元詔下覿曰建中之名義雖取於皇極然重襲前代
紀號乞以德宗爲戒徙翰林學士上疏論神宗作法於
前子孫守之於後固不可失也至於時異事殊理須損

益之是亦神宗損益祖宗灋度之意覯謂理財之本在節儉嘗上疏論之時朝廷以邉計不足鬻爵覯力言其弊以謂今無窮之費正在西陲與其行鬻爵之權不若損費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移海州俄落職宫祠又坐彈章惇除名勒停臨江軍安置卒年六十八

東都事略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九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七十八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也始生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爲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洛縣嘗與蘇軾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絶壁萬仞岸甚狹惇推軾下潭書壁軾不敢惇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軾拊惇背曰子厚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

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安石秉政以惇
編修三司條例除祕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
事察訪荆湖用兵於是溪洞拓境數百里入修起居注
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出知湖州除翰林學士未
授命丁母憂服闋入知審官院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踰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五年召爲門下侍郎
哲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
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猶未去位光復差役舊法

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行差役於諸邑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弊乃於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諫官蘇轍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去惇知汝州徙揚州提舉洞霄宮惇以父俞年高乞侍養而諫官劉安世猶疏惇之罪復留汝州呂公著奏曰章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大臣失晨昏之養遂聽歸俞卒惇免喪復

領洞霄宫哲宗親政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惇既相引蔡卞為右丞惇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凡元祐更張弊法悉皆追復用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等為諫官惇卞大肆羅織竄逐元祐臣僚于嶺海商英等力詆元祐希行元祐諸人責詞遂至毀駡甚者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蓋以詆宣仁后也惇又用邢恕為御史中丞於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恕造宣訓之語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又教蔡

確之子渭上文及甫與邢恕私書事惇卞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宣訓事者恕爲惇誣云司馬光亦疑宣仁后有廢立事光嘗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蓋宣訓者北齊婁太后宫名也婁太后廢其孫少主立其子常山王演恕妄謂司馬光亦有是言以實宣仁后有廢立之意使天下信之光遂追貶恕既誘高士京上書論其父遵裕臨死時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充來問我曰不知皇太

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語惇卞欲誣罔宣仁后遂贈
遵裕奉國軍留後王珪亦追貶初邢恕在元祐時責汝
州文及甫與恕皆素怨摯等乃與恕書謂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
快意之地等語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
指韓忠彦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忠
彦弟嘉彦尚主也故曰粉昆而朋類錯立者謂王巖叟
梁燾也及甫與恕書肆爲詆毀之辭恕以此書與確之

子渭使訴其事及置對及甫為蔡京安惇所脅乃云以昭比摯昐躬乃以為指哲宗而粉昆謂嚴叟面如傅粉壽字況之以況為兄故曰粉昆也後確母又言梁燾嘗與懷州致仕官李洵言朝廷若存蔡確則為徐邸安乎以為李洵等所謀乃追問洵洵依違以荅適因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誅殺大臣劉摯等可勿治然摯燾同時死于嶺南貶所人亦疑之惇與卞結中官郝隨為助言於哲宗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爭

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有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卞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勸哲宗起掖庭祕獄託以左道廢居瑶華宫其後哲宗頗悔乃歎曰章惇壞我名節此皆惇得罪天下後世者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年不息迨聞永樂之敗神宗當宁慟哭循致不豫故元祐宰輔推本上意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砦還之至惇作相

以爲虧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砦取復故地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矣惇性忮毒忍於爲惡於是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則安惇也其爲人所疾如此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后議所立惇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欽聖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申王當立欽聖后曰申王病廢不可立惇尚欲有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惇曰章惇聽皇太后處分簾卷徽宗已立矣遷特進封申國公充哲

宗山陵使至成皐大昇轝陷于濘踰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户參軍惇至此方悔謝表乃云盡力以遏徐王覬覦之謗一心以明宣仁保佑之功惇復云覬覦之謗者是徐王無覬覦之事也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劵甚明乃已至是惇責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爲報復改舒州團練副使

睦州居住徙越州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復特進申國公

政和三年贈太師

臣稱曰元祐之盛一司馬光實成之紹聖之禍一章惇實致之蓋君子小人如冰炭如東西不可同器而易位況惇之姦足以鼓惑人主之心將何所不至誣宣仁廢哲后行紹述立鉤黨結邊釁興大獄窮凶極惡肆爲不道未有如惇之甚者也嗚呼光之相而天下驩欣如此惇之用而天下怨憤如彼乃知治亂安危不在乎他在

乎君子小人而已後之人主可不鑒哉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也幼孤學於其兄鞏舉進士熈寧初王安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集賢校理撿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吕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拜翰林學士兼三司使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

易掊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潭州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又知陳州移慶州復入翰林尋遷戸部尚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歴真定河陽青州瀛州哲宗親政復入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擢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僚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

太后令惇由是得罪一日中使召蔡京鏁院拜韓忠彦左僕射京欲刺探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京出宣言曰子宣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蓋有爲云忠彦既爲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彦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

崇寧蔡京於是召用爲左丞京與布異㑹布擬陳祐甫爲戸部侍郎京奏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也柰何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婿陳廸祐甫之子也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於是温益叱布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徽宗不悅而罷翌日爲御史所攻布由是得罪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尋落職提舉太清宫太平州居住又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又以嘗薦舉官趙諗而諗反責散官衡州安置復以棄湟州責授賀州别駕又責廉州司戸

參軍移舒州復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以卒贈觀文殿
大學士謚曰文肅

東都事略卷九十五

東都事略卷九十六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十九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也舉進士調蔡州推官召試爲祕閣校勘出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風天下如免役增寛剩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

極論之爲立法禁累擢修起居注元豐初使高麗燾諭以朝廷恩意其國主感泣遇燾有加禮以爲過契丹使遠甚且使其臣言之燾笑答曰尊中華與事大國禮固均也特以罕至故有加爾且朝廷與契丹講好歳久今遣使寵綏遠人豈校厚薄於其閒哉時以其言爲知體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直學士院初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請導洛通汴命燾行視燾以爲勞費甚大且非經久之利以議不合出知陳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爲

戸部尚書六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時夏人款塞燾請因而撫之且戒將吏毋生邊隙旣又請疆埸非要害者還之以示恩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罷兵不應示吾厭兵之意哲宗嗣位乃遂其前議於是歸其葭蘆等四砦元祐二年進知院事燾謂爲國者不可好用兵又不可畏用兵好則疲弊生靈畏則取侮遺患今朝廷每戒邊臣非舉國入寇不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然敵數犯塞亦未免疲弊之患雖僅保城砦適墮其計中願復

講攻擾之策如左氏所謂用三師以疲楚之意此計之上也又乾順才數歲非秉常近親獨梁乙逋利於持權與梁氏立之其酋長善用兵者如嵬名阿吳輩皆秉常族黨多反側顧望不若有以離間之彼阿吳等既不自安一旦得領重兵馬知其不回戈以復讎梁氏此一奇也用其策夏人卒相猜貳遂復修貢壽以虜使路或循河隄而大河方移徙非所以示險是時河方北流朝廷雖欲回復初不甚力壽言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海之

地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北限强敵今河每決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北抵境上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爲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又爲高論殊不考利害量輕重徒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計也以母喪免服除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改鄭州移潁昌府紹聖元年拜門下侍郎時章惇用事貶謫元祐舊臣壽陰爲開釋惇不樂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改

知鄭州四年落職知大名府徽宗即位復職提舉中太一宫兼侍讀復拜知樞密院事先是邈川溪巴温之子隴拶降以其地爲湟州命將吏戍守之議者多以爲不可守未幾溪巴温又請舊地并丐隴拶等下樞府問狀遂以其地與隴拶并還之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其將請去也燾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欲希進用而肆朋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爲謀則善

矣然未嘗以豪髮爲朝廷計者也坐棄湟州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安置漢陽軍既而復湟州降祁州團練副使復鄯州移居建昌軍徙襄州提舉鴻慶宫復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五壽資淡泊無聲色之奉事親孝爲文長於議論壽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職云

李清臣字邦直世爲魏人也少孤事母兄孝友自力學問韓琦以其兄之子妻之皇祐中舉進士治平中舉制科考官韓維稱清臣文贍時京師霖雨議者多及濮邸

將廷試或語清臣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合矣清臣曰此漢儒説吾不能知民間豈無疾痛可言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人腹心肺腑惟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而已又以爲縣官百須皆出於農比者陳鄧許亳饑農民多死而他業者自如儻令雜征苛取出於他業之人則農勸矣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策入次等授祕書郎

僉判平江軍歐陽脩以館職薦之召試擢集賢校理韓
絳宣撫陝西奏清臣爲屬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
公事絳貶清臣因還所遷官通判海州同知太常禮院
爲京東路提點刑獄召充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知
制誥遷翰林學士吏部尚書元豐六年擢尚書右丞哲
宗立徙左丞元祐初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
南府永興軍真定府召爲戶部尚書未至拜正議大夫
中書侍郎吕大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

位以門下侍郎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兄弟改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簾之初兄軾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怒而轍由此罷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益有覬覦之心獨當國亟復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清臣既不得作相遂與惇爲敵會哲宗幸楚王第有婦

人遮道叫呼誣告清臣謀反既已屬吏繫治婦人本瀘州倡常爲清臣姑之子田嗣宗外婦詔捕嗣宗得之清臣猶未請去獄將具言者有疏論列嗣宗既伏法清臣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奪職知真定府徽宗即位以禮部尚書召復大學士月餘拜門下侍郎章惇罷相清臣奏章惇爲相朝廷屬以政事爲之不置次補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導上聽者莫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

逐南方投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
悉爲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餘家
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守藩天下人
心鬱抑不快盍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官安置徽
宗欲息朋黨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
同時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稍復其恩
數品秩久之與時議寖不合復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大
名府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後以元符中章疏

詆訾先朝追奪職名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黄履執
政曰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司戸參軍
臣稱曰人臣以公正爲忠朝廷以安靜爲福紹聖之初
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
述激怒上意自是朋黨之論起而士夫蒙其患矯誣之
說行而聖后負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
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清臣之謂也可不戒哉
許將字冲元福州閩縣人也舉進士第一調僉判昭慶軍

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直舍人院遷知制誥北敵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地蕆聘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閱文書至敵中館伴蕭禧果問以代州事將屢屈之乃不敢言使還除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言者言將勘太學公事釋上舍生不實出知蘄州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又知鄆州入爲兵部侍郎條奏八事以爲兵

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徙大名府會大河東北議未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

以待紹聖元年召爲吏部尚書將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祠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時章惇爲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臣僚惇卞奏乞發司馬光墓將獨無言哲宗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意與卿同乃不從嘗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寇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楶楶果有功徽宗即位爲門下侍郎撫定鄯廓州邊臣欲舉師過河朝議難之將獨以蕃夷不可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期

願遂逐之未幾提書至將在位御史中丞宋誇取將舊
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
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則盡更元豐之所
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遠至建中尚
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强顏今日亦復偷安
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拜觀文
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爲佑神觀使

未幾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定

鄧潤甫字温伯建昌人也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聖求後復舊名舉進士爲上饒尉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爲編修中書條例檢正中書户房事遷集賢校理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尋復職如初兼掌皇子閤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焉除翰林學士承旨修撰神宗實録拜吏部尚書

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亳州閲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以兵部尚書名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安惠

黄履字安中邵武軍人也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爲王宮教授召試爲館閣校理遷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兼知諫院神宗詢天地合祭是非履對曰本

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多履詳定焉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以母喪免服除以禮部尚書召還爲御史中丞時大臣有罪罰金履奏賈誼有言遇之以禮則羣臣自喜嬰以廉耻則人矜節行群臣且然況大臣乎故罪有可惡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

可以罰金示辱哉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覆諫曰
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
人將懲之而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遂
寢哲宗即位除翰林學士兼侍講請外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紹聖初復龍
圖閣直學士召還復爲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呂大防
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非是
初神宗在位留意禮樂欲垂一代之制而歷古循習未

得適從遂詔廷臣群議時修郊廟奉祀禮文即令主辨南北之說而議者棼糾訖不果行復還朝乃建言陽復陰生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祭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臨御卓然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兹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以詢大臣章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稷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

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天示亦可謂社乎哲宗然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會右正言鄒浩以言事竄新州履奏乞徙善地出知亳州徽宗即位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尚書右丞求罷政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後以復后事追貶彬州團練副使

東都事略卷九十六

東都事略卷九十七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舉進士調涇縣簿神宗朝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朞令服淺素不經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房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除著作佐郎遷禮部員外郎元祐初為祕書少監歷左右史召試中書舍人

為言者論列而止改集賢殿修撰知蘇州久之以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為禮部侍郎道除知亳州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留為中書舍人修神宗國史兼侍讀哲宗嘗訪希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希為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

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為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尚書移吏部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惇不引為同省執政遂背惇於是出知亳州移杭州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遷資政殿學士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尋奪職知揚州徙舒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文節

蔣之奇字頴叔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試六論祕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史英宗立為殿

中侍御史獻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謁凡數百言初之奇游歐陽脩之門脩主濮議之奇盛稱之及是以浮語彈脩攷驗無實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之奇遂為清議所非新法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饑募民興水利以食流民溉田九十餘頃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又為江西河北陝西轉運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

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二十萬石至京師始建鑿泗州肷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言降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鈐轄楊從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為發運使改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拜户部侍郎出知熈州之奇在邊務脩守備謹斥堠嘗若冦至終之奇去羌

不敢犯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别之責守汝州未幾知慶州徽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州蠻擾邉之奇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文殿學士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有文集雜著共百餘卷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世父得象蔭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舉荆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閣知慶州方是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楶以謂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令既憚用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獗壤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戚力窘矣夏人將冦環慶楶命驍將將精兵授以方略又使人置毒於牛圈瀦水

中既而虜入圍環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千餘級虜經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葫蘆河川築二城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

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慙赧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理西壽監軍昧勒都逋皆勇悍善戰𥫗遣折可適郭成間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屬馘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𥫗在涇原四年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為寢兵徽宗即位徙知河南入見留提舉中太

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而卒謚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稍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修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吏部侍郎哲宗即位修撰神宗實錄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為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

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實錄事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加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徽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修哲宗實錄遷尚書拜尚書右丞徽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徼宗意甚確既退皆曰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何邪清臣乃已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其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

而壓宗廟布怒佃曰璀書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遷尚書左丞佃執政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楶是其言後數日詔下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禮家名數之說如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皆傳於世

溫益字禹錫泉州人也舉進士稍遷大宗正丞為工部員外郎諸王府記室參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為太常

少卿除給事中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為益所侵困當時大臣以為是而天下以為非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為人可知矣今豈當為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讀時執政建言上當為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嘗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為堯

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説與益質於上前益語塞是歲遷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丞崇寧初遷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為物議所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為提舉河北常平又為京東路轉運副使即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一日手詔謂今内外財計之臣政績著

驗未有過居厚者即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一當二歲出二十萬緡佐關陝兵食神宗曰居厚於分職之外郵及宅路非材智有餘不能爾居厚任職以辦治聞數被褒詔然民不勝其怨也元祐初朝廷稍更新法以寛大為政於是御史言居厚苛刻責散官黄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咸頼其利召入為户部侍郎權尚書滿

二歲爲真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修奉永泰陵居厚
爲橋道頓遞使坐積雨滯留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醫
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
厚所建云復龍圖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
除户部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侍郎大觀初請
老以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宫使坐謬舉左遷端明殿
學士知亳州提舉鴻慶宫退居豫章築室東湖之上久
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爲佑神觀使復拜門下

侍郎知樞密院事每從容與徽宗言適追先烈在堅聖志又乞改重幣為當三以息貧夫盜鑄之患時遼使至居厚言於徽宗曰盟好不可違也願益敦信誓以安敵情徽宗嘉納焉上書納政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踰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為雅州司户參軍成都府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為

國子司業改右司員外郎權吏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為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理所公棨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持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

法投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熈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為工部侍郎既至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

惇有子郊邦郊嘗指斥乗輿為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勒停涪州編管惇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間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惇有妖尭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北伐玁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宫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

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咸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鋭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

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無使夷狄乘間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莘臣以官而惇於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東都事略卷九十七

東都事略卷九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於文詞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曰陛下得伊吕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石大喜即召綰使陳邊事

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日除集賢校理自綰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未幾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攽矣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河東地界綰論敵人懷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深淺不為難見不過因護疆土貪惜

金帛為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强鄰慢侮若禦之以堅
彊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
先之以畏屈則大為中國之恥恥則彼不我信而或將
力爭神宗謂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意非若忿
速之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吕惠卿請立告
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綰曰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
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家家有告訐之憂
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

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生神宗是其言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王安石復相綰乃言吕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初綰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

罷復附吕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綰復主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神宗怒欲絀綰而安石亦懼乃言臣昨聞鄧綰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綰為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其一人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别舉官審如所聞即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不當備宰屬矣於是神宗謂綰操心頗僻賦

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改集賢院學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哲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復以言者論其姦回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為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舉進士為汝陽簿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擢起居舍人徽宗即位為起居郎時韓忠

彦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彦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甞論其非今忠彦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彦為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為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之圖其說以為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之者其圖如司馬光年表列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官分而為七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温益為

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别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之徽宗視之則京也徽宗謂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然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不同乞不與議徽宗以付温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徽宗决意用京矣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神宗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神宗稽古創法釐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

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彝倫庥政攸敘於下令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先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顧造為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粲然大備徽宗從其言遷户部尚書移刑部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為吏之方未經任人毋得任司理以重犴獄之寄六曹人毋得用他司酬奬以杜僥覬之門皆著為令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

懐素獄興洵武妻吳氏倂之兄弟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宫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再領明道宫知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召為中太一宫使拜觀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為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即倣陝西弓箭手之制募並邊之民習知溪洞之險易者為刀弩手置提舉官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分荆湖北路為鼎澧路置都鈐轄司於鼎州以鎮撫之遷特進宣和元年拜

少保封華國公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洵武
以謂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契丹衰王黼
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歿矣卒時年五十六贈太傅
謚曰文簡子雍

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也晚中特奏名復中進士
調知宜賓縣又知石門縣通判安肅軍入為御史臺推
直言鞫獄有勞擢開封府推官出為淮南轉運副使羣
偷嘯聚閩中改使福建俾護諸將以討之廖恩請命閩

遂無事元豐初循唐制歸百司獄於大理寺首以周輔為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加集賢殿修撰為河北都轉運使除寶文閣待制召為户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數月改授刑部侍郎先是周輔請運廣鹽數百萬代淮鹽均賣於湖南周輔坐抑勒騷擾罷知和州徙廬州卒年七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神宗嘗命周輔答髙麗書屢稱善然世論其為人深文刻覈也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舉進士元豐中為諫官紹聖中為起居郎

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及徽宗即位言事者論其惡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語在惇傳起知蘄州尋為戶部侍郎蔡京為相以序辰為翰林學士遷承旨有言其在先帝諒闇以音樂自娛者由是黜知汝州後復龍圖閣待制知蘇州坐縱部民盜鑄貶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而卒序辰亦有文善附會然深文刻覈亦似其父云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也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第為

定遠尉秀州軍事判官召對便殿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言選人未有除御史者不草制三舍人悉坐免而言事者亦論定嘗匿所生母服不可備言職詔御史臺與決謂宜解官申心喪而定親戚隣人稱定仇氏所生仇氏亡日未嘗解官持心喪止以父年八十九乞在家侍養御史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改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久之遷太常丞直舍人院以集賢殿修

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寳文閣待制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定與同時御史舒亶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以表謝上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熈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神宗命送御史獄軾譴黄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時彗出東方求直言術者謂有兵變神

宗命官者察衛士飲食定言一飲食不足以示恩適動
小人之心遂罷之因復有議廢明堂祀者神宗以訪定
定曰三歲一郊或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為
此言願得劾其謬妄神宗曰聽卿言足矣還翰林學士
以論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户部侍郎哲宗
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
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
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也擢進士調臨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叔毋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奇之用為審官院主簿熈河路分畫疆界命亶馳往於時洮隴新喋血亶即日引道至則示以朝廷威信夷人以肉置刀頭啗亶亶以口承之衆皆歡呼使還提舉兩浙常平召為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神宗不悅亶奉詔驗治窮盡黨與加集賢校理與李定何正臣交論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軾坐貶

黃州尋修起居注知諫院擢御史知雜上言郡邑不治監司得以按劾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顧不得行法誠使御史如監司人知所畏矣於是置六察官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官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爾卿更可講求以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

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令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

歷為錄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御史臺

受事簿亦無錄目亦奏亶為欺罔又劾奏亶直學士院

日違法請廚錢臺官朋蔽不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

當坐贓追兩官勒停哲宗即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

徽宗即位起知無為軍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

寧初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亶選形勢得飛

山福純坡建新城為控扼之要以功除龍圖閣待制卒

年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九十九至一百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孫潢

東都事略卷九十九

列傳八十二

宋 王稱 撰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少俊邁多學能文章喜功名富貴譏大而術踈論古今天下事多戰國縱橫之說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爲崇文院校書王安石行新法恕謂其子雱曰更法人皆以爲不然子盍言之安石怒出知崇德縣恕於是謝

病不仕者七年元豐初為館閣校勘改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又遷職方員外郎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宣仁后呼公繪問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時恕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出知隨州改汝州尋復直龍圖閣知襄州移河陽俄以集賢殿修撰知滄州初神宗升遐恕為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誣宣仁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

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
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除直龍圖閣知徐州遷寶文
閣待制知青州入為刑部侍郎權吏部尚書御史中丞
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與劉摯為謀主傾害策立大臣
奉世坐貶又言張舜民歷御史宰屬不聞正論而舜民
被黜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
謫隨州時上宣仁后自辨書稱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
計旬日之前固已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

軍復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荆南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説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於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縁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於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姦謀而摯等幾至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分司西京均州居住起知隨州復龍圖閣待制歷鄭定渭三州除龍圖閣學士徙太原坐知渭州日西人入冦落職知虢州移汝州俄復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宫以

中大夫致仕初蔡京為相以恕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
朝連用為邉師欲使自外循至將相然亦不諧也恕病
且死尚與童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敦夫有文早夭
倞亦恕子也為人寡學識而奸詭似之斡里雅布兵犯京
師也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斡里雅布既還而尼
堪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時大臣有輕敵之意猥曰今
勤王之師踵至當與敵抗且彼既領肅王過河吾盡留
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逾月不遣倞時以司農少

卿為館伴有都管趙倫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倞曰金國有依都 金吾者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倞自以為出奇計遂以聞於朝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倫賜依都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金帛倫至尼堪所首以其書獻之尼堪 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遂復提兵南下於時倞出知岳州朝廷以倞始禍除名勒停

臣稱曰邢恕始以持論有守坐廢七年天下高其風然

其為人貪功名反覆不靖者也與蔡確章惇緻幸天功不為世所容及惇用事復與之膠固為一凶德參會以濟其詖故雖謗及君親而不卹也烏虖所謂交亂四國者與利口覆邦家者與迹其所為則漢之江充息夫躬唐之李訓鄭注之流異世而同轍矣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也徙居洛陽幼孤自立好學問事母孝舉進士為成紀簿以文受知於吕惠卿除鄆州教授自是敬王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

國子監教授為御史裏行初對陳治道論風俗時有御史中丞出為郡太守而監司薦之畏言侍從賢否上所素知而監司乃敢妄薦蓋為異日地耳乞戒其覬望改宗正丞除提點夔州路刑獄請祠歸洛時元祐初也畏過計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夷獠之民聞用司馬公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薨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除

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摰論其立朋黨
條奏十事摰罷蘇頌為相畏復攻頌出之畏連攻二相
意欲門下侍郎蘇轍為相而宣仁后復自外召拜范純
仁為右僕射畏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知朝廷不相轍
矣復上章言蘇轍不可大用其反覆如此遷侍御史畏
言事之未治者有四夷狄河事役法内外官政時有旨
令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宰
相既不自差而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彦以議

皇地示祭不同自列乞罷畏言彦據經論理若彦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守官為義宣仁后崩吕大防欲用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大防為山陵使畏首背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哲宗信之大防罷章惇入相畏陰結之謂惇曰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吕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方欲逐吕蘇二人覺罷畏言職迹雖元祐心在熙豐惇以畏為吏部侍郎畏見中書侍郎

李清臣知樞密院安燾與惇不合勢相敵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尋落職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鄆州復集賢殿修撰知襄州移荆南提舉洞霄宮居於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子姝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等章自明河南尹薛昂京之黨也畏因昂深言於京遂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之士民詣闕請封

禪中嶽畏上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亟得疾以卒年六十九畏頗爲縱横學有才辯而多捭闔以元豐時進用元祐時從官紹聖時遷職人謂之三變與邢恕善恕術疏畏謀深皆以好進喪失名節云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也舉進士調潞州司理參軍元豐中爲大理評事除監察御史黄履爲中丞言之邵嘗雇雜户女爲婢左遷將作監丞哲宗即位遷太府丞爲秦鳳路提舉常平利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入爲

開封府推官復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之命論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摯親黨致仕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宣仁祔廟之命請先逐呂大防而相章惇其他彈擊為多擢侍御史除刑部侍郎諫官張商英論之命與賴昌民蓋漸訟財產事以直龍圖閣知蔡州卒年四十八之命炎涼附勢論事出於觀望指忠直為姦回以黨章惇云蔡京為相特贈之命大中大夫

上官均字彦衡邵武軍人也由進士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監直講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疑於審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法官數十人窮訴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受賕之實天下服其持平秩滿監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再除監察御史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歲

之患願復常平糴糶之法而罷青苗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又言李清臣備位輔佐俛首隨和碌碌固寵願賜罷免遂罷政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彦博而舜民左遷均言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任既而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既而臺諫悉補外而均遷殿中侍御史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氣

驕欲復故地朝廷用趙卨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砦地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戎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詞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戎人曉然知朝廷之意也當是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許

將為右丞韓忠彦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倶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縁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務為協和歸於至當詔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

合謀并力以傾揺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而蘇轍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邪將舍同列之議上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耳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吕大防堅彊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

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相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别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㸃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是時呂大防已罷政均論大防蘇轍等六罪大防轍等並再黜宰相章惇欲吏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己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而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黜而服不可用惇怒出均為京

東西路提點刑獄徙淮東遷梓州路轉運副使移淮南知越州徽宗即位以祕書少監召還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遷給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熈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復集賢院修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也舉進士調連州司理參

軍元祐中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除監察御史與同時御史黄慶基言蘇軾為中書舍人日於制誥中指斥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為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吕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為謗毁先帝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盖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歛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

慘獄章帝改之以寛厚天下悦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宫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甞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揺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凡軾所撰吕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先帝者耶臣聞

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

蓋追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

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太

皇太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敦逸慶基並罷敦逸為荆

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為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

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敦逸改知臨江軍慶基知南

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改工部員

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敦逸曰臣再擢言路第恐

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徭宗曰汝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汝言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俄出知興國軍徙江州徽宗即位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召入為諫議大夫敦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九